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一層樓  
第二十二回 璞公子長夜題情詩 爐小姐傷春悲往事

話說璞玉忙起來看那人時，原來是憑霄在耳房聽得這邊屋裡有人的動靜，悄悄過來掀起簾子看了，笑道：「我當是誰呢，原來是大爺在這裡。」璞玉笑道：「好個看屋子的人啊！賊來偷了東西去還不知道呢。」憑霄紅了臉笑道：「這院裡除了大爺沒別的賊。」璞玉道：「好了，你倒說起我是賊來了，你知道我何時做過賊？」憑霄笑道：「不是賊，前年如何偷了爐姑娘的詩了呢？」

璞玉道：「這話你聽誰說的？」憑霄又笑道：「你問聽誰說的做甚麼？常言道：『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。』我先問你，我們姑娘已往憑花閣去了，你還來這裡做甚麼？我們姑娘又沒有私詩。」

璞玉道：「如何又我們姑娘、你們姑娘的起來了？爐姑娘不是你們姑娘了不成？」憑霄笑道：「雖然也是我們姑娘，也各有各的分別。」璞玉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我看倒是一樣的，沒有分別。」憑霄道：「沒分別？我看極有分別，爐姑娘雖好，不如我們姑娘之處有三件，大爺你可知道？」璞玉笑道：「我卻不知，那三件不如？」憑霄道：「頭一件，姿容之豐滿爐姑娘不如我們姑娘；第二件，性情之寬宏爐姑娘不如我們姑娘；第三件，……」

剛說到這裡，聽外邊又有人來，遂忙住口了。二人齊聽時，只見瑞虹掀簾子進來笑道：「第三件又怎麼了？好呀，你倒在背地里數起姑娘們的短兒來了，今日剛剛被我捉住了。」璞玉笑著讓坐，問道：「你們姑娘在那裡？怎麼這時候還不回來，我等著有時候了。」瑞虹道：「姑娘如今往逸安堂去了，回來還早著呢。因為我們那邊來的人，明兒一早就回去，所以我們姑娘和這裡的太太包裹送往家的東西呢，遣我來取盛藥的匣兒來了。」說畢，走入西間，拿著一個描金靛漆小匣兒走出去了。又回身到窗外叫道：

「憑霄，你不好生看著屋子，別只顧玩了，大爺出去後，向外扣上門，或點著燈，尋個人來坐著。」璞玉叫道：「瑞姑娘等我一等，我也走了。」二人齊出了海棠院。瑞虹自往逸安堂去了。璞玉獨自回到鬆月軒來。此時，福壽往介壽堂去了，孟嬾嬾在外間屋看著小丫頭們點燈，璞玉入內間坐下，合目平心，細細想了一番。遂即在燈下舒箋飴筆，竭誠的寫了一篇給爐梅的書信，並把一塊潔白鮫綉巾封好，與給鄂氏太太的請安書信一起拿了，命小丫頭提著燈籠，往外邊教諭齋來。只見奇書、古畫二人下棋玩耍，寶劍歪在一邊觀戰。璞玉命寶劍尋了瑤琴來，吩咐將書信儀物交付建昌來的人去了。

且說那管家，因來事順利，心中歡喜，領取了金夫人寄回家的各色禮物，次日早起，帶了同行諸人，回往建昌而來。只見暖日融融，熏風撫面，一路來看了些乘涼樵夫，曝曬漁人，更見那持鋤農夫，踏青士人，以舒胸懷。一日來到自家府中，見了金公，回復所命。金月升見事已成，心中大喜，將金夫人、琴默所送諸物及貴府諸人之贈儀，吩咐一發交與顧氏去了。顧氏聞琴默平安，也自歡喜，遂解袱將誰送與誰的東西，一一看字記分給，不提。

再說，爐姑娘自那年秋天，自賁府歸來時，見璞玉幾日前總不理他，不覺灰了心。但起初還望璞玉抽空兒來，欲說幾句肺腑話的，後來起身的日子迫近，連璞玉的影兒也不見了，有時雖也在介壽堂相逢，不過問幾句平常話罷了，也不比別人親熱些。爐梅見此行徑，心中十分沒趣，便決意在臨行前一日，移到海棠院，跟著顧氏睡了。枕上思量璞玉變心的緣故，且又自悔往日為他一片假情所哄，戲笑之間或有失言，也未可知。思前想後終夜不曾合眼。天明即起身，草草抿了抿頭髮，打定主意：「不管他如何，且往他屋裡走一遭，看他說甚麼。」方走到介壽堂旁邊，見璞玉忙忙的徑出垂花門去了。情知往他屋裡去，也不在他心上，遂轉身回去了。

臨行時，璞玉既無一言，也不曾送一程，一點熱心，化為冰雪，暗暗垂淚。路上又因冷熱失調，無情無緒的走了幾日，到家後，即覺身上不舒適，愁愁悶悶的過了一冬。到了正月，越發精神短少，日裡雖勉強坐著，夜間不能入寐，飲食也都減少起來。鄂氏太太起初只當是時症小病，也不曾留意。

一日，正值仲春下浣，垂柳籠煙，百草吐芽，燕子歸來，雁飛唳天，春風吹透簾窗，爐姑娘染病悶坐，正是：

仙女緣業原似夢，情侶愛欲終是虛，  
桃花流水依舊在，劉阮復往路已非。

觸景生悲，柔腸寸斷，心下思量道：「縱使自古紅顏薄命，如我這般孤苦悲愁者能有幾何？自幼喪父，更無兄弟，老母念及孤女之來日，攜我弱質曾涉遠途。姑母家雖是骨肉至親，可以依靠，但仰人度日，心又何安。姑表姊妹雖好，賓主之禮，也只俗情罷了。老太太口上似惜愛，焉能知其就中呢？至於下使的媳婦丫頭們，更如何信得過，縱使遜情，也不能得個好名，惟能自守，方免他人之輕慢，碎盡了心腸，卻落得寂寞歸來，尚不知落葉飄墮那處。這才是真個所謂寄人籬下，須順人勢，自家甘苦只有自家知道罷了！更加那個璞玉，自幼與我耳鬢廝磨，過了幾年，其性情雖是不定，但其柔情承意，倒不可輕了。世上還未必有第二個人呢。我與他不但年庚相當，即以容貌學識而論，亦可匹敵了。口中雖不曾明說，暗裡已知會了彼此的心，他也曾喻古比今的訴說誠心，謎語詩詞中亦寓其深意的。我雖幾番翻顏故噴試他，他也未曾改其笑顏喜容，故曾自慮可為終身之托了。不意他一見後來者，使忘了故人之心，思想起臨別時，總不理睬，真真使人冷若冰雪了。可惜我幾年深情，竟付於流水，一世良緣化為幻夢矣。雖欲面質其實，而女子以羞懼為重，事已成畫餅，豈可反為他人笑柄？」想到這裡，不禁咳嗽起來，又吐了一陣，只覺得五臟如沸，渾身火熱，不一時，出了一身冷汗，又打起寒慄來。

畫眉在旁，見姑娘為病魔所纏，蓬首兀坐，受此折磨，鼻子一酸，心中悲傷，又不好明言勸解，只得從容說道：「姑娘自得了這病，神衰體瘦，飲食不佳，又且眼淚總不乾。似這般就是鐵石之軀，如何能夠經得起！姑娘若不信，只管問人去，往日的模樣還有沒有了？看這光景，這病許不是冷熱上得的，只是姑娘不自知罷了，還望寬懷，從長計較才好。」爐梅搖頭道：「我那裡有甚麼心事，想是因逢了年月災星，這樣病著罷了，看來一日重似一日，未必就能好的，聽天由命去罷！」畫眉道：「姑娘如何這麼說，常言道：『留得斧頭在，不怕沒柴燒』，況且我們太太何等愛惜姑娘呢！倘或不好生調養，忽然沉重起來，我們太太靠誰去呢？姑娘乃是千金之軀……」只這一句話，正中爐梅牽掛老母之心，那眼淚如斷線之珠，撲簌簌的滾了下來。不由得又俯在枕頭上，咳嗽起來了。

由是病勢愈重，日間只是昏昏欲睡，夜裡卻雙目炯炯，咳嗽不止。形容憔悴，身體消瘦，兩點櫻唇，一如白紙。可憐絕代佳人，不數月間，將成槁木矣。鄂氏太太見如此景況，方焦急起來，一面說與金公延醫診治，自己又成日家問卜抽籤，往諸廟拈香誦經不止。大夫們雖用藥，那藥如傾在空地上，不見有甚效驗。

春風拂面，楊柳搖青，灑衣不濕杏花雨，送盡三春桑葉風。一日天將明時，爐梅睡了片刻，早晨起來，精神倒覺爽快，遂淨了手，自己焚了香，披了斗篷坐下，取過素日念的《金剛經》來方慾念時，畫眉見了笑道：「姑娘才好一些，如何不養神，又勞身唸經呢。」爐梅道：「嘿！你們知道甚麼，見我略掙坐起來，就當是好了，我自己知道我這病縱能挨過今年秋天，料也不能過得明春，趁這有些氣力時，多念幾頁經，也是多活一日的功行了。」畫眉、翠玉等聽了這話，不禁心酸流淚，忙背過臉去，不讓姑娘看見。

爐梅清了清咳嗽啞了的嗓子，念了幾頁，身子便覺疲乏起來，遂收起了經，靠著枕頭，喘了一會兒，又咳嗽起來了。畫眉叫翠玉放了桌，自己端上兩碟子好酸菜，盛了一碗稀粥過來，低聲道：「鴿子湯熬的糯米粥，姑娘好歹喝一碗吧，煮的爛爛的，也好消化。」爐梅舉目看，心內雖不想吃，不忍卻畫眉的好意。遂強打精神坐了起來，略嘗了嘗，也不知是那飯真個那麼好，也不知是由於畫眉的心誠，在往日何等好飯也都懶得吃的，此刻卻將畫眉預備的飯，吃了大半碗，剩下的還看著畫眉硬要往下嚥。畫眉見姑娘真個吃不下，笑道：「姑娘吃不下，不吃也罷了。」爐梅這才放了碗。畫眉一面收著碗箸，歡喜道：「今日吃得真好，頓頓這麼吃

起來，還愁甚麼病不好呢。」爐梅吃畢飯，剔著牙坐了片刻，便欲躺下睡時，畫眉道：「姑娘飯後躺著不好呢，這病說不定由飯後睡覺上得的也未可知，今日外頭極清明的，姑娘或出去走走，或拿一本書看著散散困也好。」爐梅聽了，抬起身來道：「你還提書呢，我只為了書，這身子才到了這個地步了，讀書識字反叫人心事多起來，古人道『窮則精於詩，悶則嗜於書』呢，雖然如此，不能解得我的心悶。如今思想起來，悔不該自幼念甚麼唐詩、漢文的了。以詩書為深閨之友，視筆墨如骨肉之親，終有何益！雖學而未遇愛學之人，入了詩魔反倒添上病魔了。一字不識的俗人，福澤倒比別人厚呢，焉知不是不知書的好處呢？看我這病，原是文章害了我，我害了我的青春了。我們女孩兒家也無須乎金馬玉車之貴，又無高山流水之知音，從今不可向我提起詩書的事。」

一席話說猶未了，只聽小丫頭叫一聲：「太太來了。」說著打起簾子，鄂氏太太走了進來，見爐梅今早神色略好，心中歡喜，問及飯食如何。畫眉回復吃了半碗多，鄂氏合掌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只指望每日這麼著，這病也就快好了。」爐梅道：「媽媽，只管放心，我那裡就死了呢。」鄂氏笑道：「如此敢是好了，我還愁甚麼。我的兒，你也不小了，也該養著自己身子才是，不要只管想著病悶悶的躺著，若是身上快活些，也該看看書或與丫頭們說著話兒解解悶。想是你的病也到了好的時候了，你叔叔差往木蘭山取鹿茸的人真個得了好鹿茸來了。而且你琴姐姐又叫去賁府的人送回好人參來了。如今二老爺同著大夫們配你吃的藥呢。你琴姐姐送的人參及賁府姊妹們送你的書信禮物，都在一包內，你自己開看。」說著從小丫頭靈芝手裡，拿過一個紅布包兒遞給爐梅，爐梅接過來，且不開看，放在旁邊條桌上了。鄂氏太太又開導了一些話。畫眉斟上茶來，吃了一杯茶方出去了。正是：

天下惟有慈母心，大抵俱是血淚情。

且說，畫眉即向前打開那紅包道：「這一個是德姑娘送的，匣內不知是甚麼東西了。這是熙姑娘送的，想是絲線。這個必是我們那個好姑娘送的人參了。喲！這裡還有璞玉給的一封信呢，不知又是說甚麼的？」說著送到爐梅前來，叫開看。爐梅且不接他，先開了琴默給的人參看時，原來都是些叉芽，嘖嘖嘖道：「終究是我姐姐想著我，別人都送別的東西，獨我姐姐想著我的病送良藥來了。」畫眉聽了此言，聳一聳鼻子笑道：「甚麼好姐姐，那裡有甚麼好意！奴才不是敢離間姑娘們，他在嘴頭兒上說得雖好，誰知他背地裡又懷著甚麼心呢，眼見得如今他已如鴛鴦雙飛，直拋得姑娘你似秋風孤雁。他如今已是琪花入名院，我們卻似嫩苞棄路旁。他又如舞蝶喜花前，豈不叫我們做階前寒露蟋蟀了？」話猶未了，爐梅大怒，滿面緋紅，一頭咳嗽起來，一頭指著畫眉，喝命出去。畫眉自知言語造次，忙倒茶去了。

爐梅咳嗽一會兒，壓了一口茶，靜了一靜，方取過璞玉的書信來看時，只見外面寫道：「愚弟璞玉，百拜恭呈爐氏小姐妝次。」爐梅看了這幾個字，不及拆城，淚落如雨，撲簌簌的流了下來，忙取絹子擦了。方拆開看時，只見一塊如冰似玉的素絹中夾著恭楷寫的信，爐姑娘且把絹子摺過一邊，展箋看時：

悲夫，弟因生辰不偶，所逢皆舛。常哀孤無昆弟，又且苦乏知心，幸賴夙世良緣，得遇尊姊，然因非故，瞬又相別矣。每懷想於深夜，夢魂不勝顛倒。既所遭之一同，豈不愴然悲惜哉？竊憶，良宵制謎相和時，人月曾是雙團圓，端午忽獲賜簪後，情愛兩相何忱忱！又憶所記「紅欄深鎖草木靜，新花初綻玉蝶輕」句，枉失良辰者莫過於吾二人矣，安得不為之墮淚乎！今欲表無瑕之素心，特奉綾帕一枚，又因不遇之感傷，謹制惋詩八韻，並呈。非無因而妄作，實長歌以代哭也。

爐姑娘點頭傷心，想道：「你這果是真心，我回來時，如何又做出那般不理的行徑來。」再看那歌時，道：

別來逾至今，度日如度年，春山竟斂老，秋水已望穿。

逢喜別離苦，化愚只為愁。厚情與薄意，未得訴所憂。

合歡知心者，相隔天一隅，雲水阻千重，難盡肺腑語。

紅花醉搖撼，綠柳悲春歸，方知流涕者，兩地竟如一，

靜夜人睡時，青燈照壁輝。冷雨灑窗紗，淒風透衾幃。

願生雙飛翼，展翅凌空起，瞬息抵那邊，欲吐我情懷。

爐梅看到這一句，正中其心，淚如泉湧，將那花箋都沾濕了。忙拿絹子擦了眼，靜了一會子，再往下看：

雲淡日悠悠，淚落沾胸襟，尋尋又覓覓，不見知心人。

仰面向蒼天，天亦無所允，不勝此淒淒，謹表我寸心。

爐姑娘讀一句，傷一回心，到末一句，幾乎失聲哭了。古言雲：「莫向愁人說自愁，愁人說愁更相愁。」爐梅自得書，雖略略寬懷，但每看總是傷心，隨著也咳嗽起來。自是鮫綃巾成了養心之藥，長思詩成了安神之經，一日總得翻來復去的看幾遍。金公、鄂氏等又配了調養信水的藥服用，不提。

且說那脾性乖張的司田人，自山居以來，十分合了心願，伐青茅以繕簷，買新牛以耕田，獨飲自釀之酒，供客籠中之果，藤蘿架上，多藏趣史，桑柘籬中，栽種野花，如此安閒度日。一日閒居無事，忽然詩興大發，隨手寫了兩首詩，道：

漁釣之便

不著蓑衣不駛舟，常倚西窗握釣鉤，

遨遊仙客捧酒來，拋餌提桿肥魚出。

灌溉之便

小園辟在綠水洲，菜蔬宜長果易收，

睡起閒暇無他事，但傍溪水學灌輸。

寫畢，放了筆，方欲吟哦，只見身穿青衣頭戴紅纓帽的兩個人，從外邊徑進來了。傭童們攔著他們，讓到門房內少坐，那二人喝道：「我們不是坐你們門房裡的人，你們家主司春在那裡，快叫出來。」司田人聞言大驚，想道：「這許多年來，不曾聽得直呼我名的，縱責老爺也只呼我以號，這是誰，敢如此輕慢我？」

遂迎了出來問道：「那裡的客人來問我？」二人見了田人，全不為理，徑入正堂坐了，懷內掏出一紙書，遞與田人看，道：

「我們是縣衙門裡來的，因村民舉薦你可充排頭之任，所以縣裡太爺喚你親到衙門，具了應差之書，委你明年賦役之事。」田人聽言大駭，道：「下邊村裡戶口極多，如何不去派他們，卻來喚我，我能有幾畝田，便薦我應此差使。」那二人便沉下臉來道：「官錯，吏錯，差人不錯。派得你當與不當我們也不知道，你也無須向我們顯示學問，若辯往縣衙裡去辯，快走！」田人自遷居山村以來，尚不及一年，方嘗得麥飯魚羹之美，不料又降了這等災難。亦且入山之際，已向人設了誓，如今不逾一年，豈肯受人啐面之辱？所以，無計奈何，只得殺雞備酒，款待來使，善顏相向，甘願破費，尋求免差之法。那二人道：「聽得你與忠信府賁老爺相善，如何不修書去央他，若果他府裡去一個條子，你便可得免差了。」田人原是孤高自傲的天性，不肯輕易告人的，亦且有言在先，怎肯落友人們恥笑。故說情願破鈔，不願修書。二人道：「既要破費，些許也不及事，少了一百兩，休想了結此事。」田人欣然依言，全無難色，罄其二十餘年在賁府所積之資，如數賞足。雖免了那賤役，這一回卻弄得田人元氣盡喪，過了半年方恢復了些。正擬舍旁植竹，池中育蓮，築書齋於宅邊，飼走驢於棚下，方欲展其經營山水之才，不料又生出一段意外變故，幾日內又有一個大難來臨。欲知又罹甚麼網羅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詩曰：

鴟鴞何須妒鸞鸞，本是恍惚夢一場，